

【文坛旧事】

□苗得雨

今年刚拍摄完毕的电视连续剧《大刀记》，是改编自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老郭这部小说，上、中、下115万字，1975年7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据说累计印数达280万册。当时，这部书的问世很轰动，有如《红旗谱》首句“平地一声雷”。这样长的小说，在这之前没见过，又出在“文革”末期，更难得的是书写得好。那时，文艺尚未复苏，仍是百花凋零，被打倒或“靠边站”的作家，不许写作，写了也不能发表，那叫做“黑线回潮”；可以写作的，大都还没有回过神来。老郭，没挨过整，也没整过人，一直在老家蹲点为名，专心写作。1964年，宁津划归山东，他白纸一张，在省文联恢复前的临时性机构省文艺创作小组改为创作办公室时，他当主任。但他基本不管事，创作没妨碍。管事的是副主任之一的张云凤。大兵们是我们这些“待业”的“老黑”。我开始被允许写作也只一年多。

老郭这大部头的写作，让正大抓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现，尚未去《文艺报》

《大刀记》的出版

当时，这部书的问世很轰动，有如《红旗谱》首句“平地一声雷”。这样长的小说，在这之前没见过，又出在“文革”末期，更难得的是书写得好。



作家郭澄清

当主编的谢永旺担任责编，他知道老郭能写好作品，在河北时就有一批好小说很出名，他连跑几趟山东。老郭书完稿，又安排去京修改、加工。1975年定稿，经过三审，一致肯定，准备出版。

那时出书，有个规定，必须征得当地党委领导的同意。他们打出清样，送来山东。省委是王众音分管文艺，他把审读任务交给创办。创办让我、任孚先、车崇光、刘小衡等四人组成审读小组，由我做召集人。我们用流水作业法轮流阅读。我日夜兼程，一周读完。大家读完，一致赞扬，说好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作品了。书写得很吸引人，有深度，生活气息浓厚，那真是从生活中来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特别写活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梁永生。冀鲁平原人民抗日斗争场面，展现得波澜壮阔，可以看见形象的历史，怎样的刀光剑影和血泪交流。语言生动，让人乐意读，也没有这思潮那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尤其可贵。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向众音作了汇报，众音抽时间又亲自读了一遍，同意大家的评

价，说去京汇报吧！

永旺同志骑自行车上火车站接的我。汇报时社里的领导严文井、王致远、屠岸等都参加了。他们对省里领导亲自看稿很感动，这说明山东对事情重视和有眼光。我谈了两个上午。最后说，有些零碎具体意见，就只和老郭谈谈吧！

回屋，老郭说：“汇报效果很好，社里领导很满意，让我按省里意见稍加修改就妥了。这部书呀，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心血，还有四分之三没拿出，我想写完，总名叫《龙潭记》……”

我得空趁机让老友戈缨引领着去看望了臧克家、田间等几位老师。刚想再去看陶钝，就听说出了“陶、李事件”，老郭对机关保密保得好，回来没有被打成“不拜红线，拜黑线老头子”。山东有一位李寿山老兄，带曲艺队进京演出，就因为请陶老指导了一下，就挨了从京到鲁全文艺界范围的好一通批判。我拜的，更“老头子”。

(本文作者为著名诗人、作家)

【行走笔记】

□刘亚伟

走进罗布泊

如果说藏北高原让人们知道大自然并不是按照人类的意志来定义的，罗布泊则进一步告诉人类，这神秘奇妙的宇宙亦非用生命所能定义……

甜睡中，被一阵手机闹钟唤醒，看看时间，凌晨5点。懵懂片刻后意识到，此刻，我在中国西部一个叫若羌的县城里。今天，我将走进罗布泊。

半个小时后，3部越野车鱼贯驶出楼兰宾馆，驶出静寂的若羌县城，沿315国道向东驶去，315国道西起新疆喀什，翻越阿尔金山，直奔青海西宁，全长3055公里。若羌恰在其中段。由于时差，这里的5点相当于东部内地的3点，夜黑得没有一丝缝隙。车前的两只大灯犹如两柄巨剑，在黑暗中不停地挥来扫去，似乎在披荆斩棘，为我们开道。

对于我，罗布泊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记忆里的罗布泊，是与荒原、无人区、核试验场、楼兰美女干尸等名词联系着的一个遥不可及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卫星地图上，罗布泊中心湖盆显示为一个巨大的人耳形状，于是罗布泊又有了一个称号——地球之耳。

我乘坐的一号车，由若羌县文物局焦局长亲自驾驶。他提醒：如果家里有急事，或怕家里找，现在就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吧，一会儿离开柏油路就没手机信号了。

之前曾见过一个注意事项，写着：“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条件才能保证安全走进楼兰：备有至少两个GPS、内置电池必须是新的；备有两部卫星电话(有备用电池)；至少两部可互换零件的四驱越野车，以及牵引绳、所有易损零件和足够的汽油；熟悉路线的好司机；15天的食物和水；有联络畅通的强大后援……”这让我想起彭加木、余纯顺以及那些把生命留在罗布泊的壮士，他们用生命的代价为后来者换来这样的生存经验。

那天我们一共走了四种路：最初一百多公里是235国道的柏油路；然后是由若羌穿过

罗布泊通往哈密的235省道，这条省道是近些年才通车的砂石路；接下来我们下了235省道，左拐进入罗布泊湖盆，这近200公里的路是盐碱壳路；最后是穿行在雅丹地貌里的土路，车队在这最后短短二十公里土坑路上，竟然耗费了3个多小时。当我们终于到达楼兰古国遗址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235省道的砂石路面很窄，沙石乱飞，尘土飞扬，不时有大型货车亮着耀眼的大灯迎面驶来，和我们擦身而过，“是前方的罗布泊大型钾盐矿的车子”。行驶在阵阵浓浓的沙尘里，感觉好像穿越到了战争年代。

天亮时，时间已近8点。我发现车队正行驶在一条用钾盐铺装的路面上，展现在眼前的是宽阔无比的罗布泊荒原：一块块的泥土从地里翻起，凸凹不平，像片片硕大的干鱼鳞覆在茫茫戈壁滩上，见不到一根草木，甚至看不见一只飞鸟——一种雄浑、奇诡、撼人心魄的自然景观。

焦局长告诉我，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卫星地图上的那只“大耳朵”上。原来“大耳朵”是“消失的仙湖”的干涸湖盆，耳廓、耳轮等线条是罗布泊在不同滞水期积聚的湖滨盐壳在太阳光照射下的不同色彩轮廓，它真实地记录了罗布泊从湖水荡漾到干涸的演变过程。

在一个被称为“大十字”的路口，车队左转，离开235省道。按照方位来看，我们出发时一开始向东，然后向东北走，现在开始向西北走了。这是一条穿越罗布泊湖心区的盐碱壳路。这一段路很难走，车速明显慢下来，车像是在大海波浪中颠簸的小船，又好像是疯狂的老鼠在广袤的罗布泊荒原上乱窜。因此，这段路又有了一个名字——“拆钉路”，意思是走完这条路后，车上的螺丝钉都会松动。我紧紧地抓着把手，身子在车子里不停地上下颠簸弹

跳。

忽然，车停了下来，原来路边矗立着一块写着“罗布泊湖心中心点”的石碑，大家纷纷跳下车来，与湖心标志碑合影留念。

环视四周，地面上到处都是锋利似的盐碱岬角起伏，脚踩上去嘎吱嘎吱作响。所谓“湖心”区，却连一滴水都没有，有的只是覆盖一切的蛮荒。抬头看看上面，不见一丝云彩，偌大的天，是一片死寂的蓝。从看到罗布泊第一眼起，我就被一个问题纠缠着：是什么吸引着那么多人到这里来？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那么辛辛苦苦，兴师动众，耗费那么多资源，是荒原、神秘、遗址，还是死亡？难道就是为了看一眼那些废墟，看一眼这里的荒凉和死寂吗？

之前我曾去过另一个无人区，在西藏北部，与这里隔着莽莽昆仑。

它们其实只是一山之隔！这个发现让人兴奋。

在藏北无人区，我发现了对建筑和人城市的依赖，人类一旦脱离他们建造的第二自然，被抛到莽莽苍苍的原野上，立马变得微不足道、渺小脆弱。

在罗布泊，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异常生疏的世界。我想，也许过很久很久，生命在地球上消失之后，那时的地球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藏北无人区，曾觉得自己好像从人文秩序一下子返回了自然秩序；而罗布泊让我意识到，那次返回并不彻底。藏北因其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植被稀少，土地瘠薄，草原载畜量低，而被称为生命禁区。其实那里依然有品类众多的高原植物和动物顽强地生长生活着，还是一个生命的世界。真正的生命禁区不在藏北，而是在这里：冬季严寒，夏日酷热，终年多风，极度干燥。据说6月

份地表温度可达70摄氏度以上，因此被称为“死亡之海”。

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因而也没有现在，不仅不见飞鸟，甚至不见一只苍蝇和蚂蚁，那种彻底的荒凉、空旷、纯粹的静默、寂寥……我突然意识到：罗布泊也许是作为一个象征物存在的。它以真实直观的图景，向人类展示了将来生命完全消失之后，地球将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说藏北高原让人们知道大自然并不是按照人类的意志来定义的，罗布泊则进一步告诉人类，这神秘奇妙的宇宙亦非用生命所能定义，也无法用冷酷、残忍、血腥、温暖、暴烈、毁灭、野蛮、死亡、再生、冬去春来四季循环……这类词语来描绘。它属于一种更高的秩序和法则。

那天从楼兰返回，再次路过湖心标志碑时，已是晚8点多，正是罗布泊的日落时分。

车窗右侧，西方天幕上那个暗红色的圆球，此刻犹如一颗正在冷却的心脏，迅速黯淡下去，向着地平线缓缓下沉。无风，无云，无声，无息，大地屏息不动，一切都静止下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震撼人心的一次日落。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历的一切：得意与失意，热闹和孤独，爱和恨，幸或不幸，快乐和痛苦，相逢与离别……一切的一切，都终将过去，即便记忆也会沦为荒原，静寂将是人类最后的归宿。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从罗布泊回来快一年了，但那天的经历和感受仍如在眼前。恍惚中，我仍坐在越野车里，在罗布泊湖盆颠簸……记起了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时男主人公的一句话：真正永恒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

京剧《大探二》是“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三折戏的简称，又合称《龙凤阁》。京剧骨子老戏，清道光年间即有演出，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这出戏演绎的是明朝万历年间一场篡位与保国的政治斗争：老王晏驾，太子年幼，李艳妃登基垂帘听政。大师李良图谋篡位，设计诱使李艳妃答应把江山“暂让”他“执掌三年五载”。定国公徐彦昭、兵部侍郎杨波关键时挺身护国，联手锄奸。

“大保国”一折，围绕君位能否“暂让”展开激辩。李良提出“暂让”的理由是：“今当进宝年号，犹恐各国王子前来进宝，观见我朝珍珠帘内女皇登殿，必起一番风波。”显然是无稽之谈，却被缺乏胆识和从政经验的李艳妃采纳了。她表示“满朝文武，亲不过你我父女”，愿把江山让与大师执掌。朝中众臣多为自保而屈从，唯有徐彦昭、杨波二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赶入金殿连奏三本，大讲先皇创业不易，痛陈历史上为篡位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的教训，大义凛然地揭

【菊园茶话】

大义凛然斗权奸

□王庆新

露“李大师谋位的心肠”。无奈李艳妃执迷不悟，不仅铁心“要让、要让、偏要让”，还口出恶言：“从今以后，有事无事，不与徐、杨二大奸党相干！”所幸徐彦昭官高爵显，握有先皇御赐铜锤，可以“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李良父女对他们一时也奈何不得。这一回合的斗争，权奸李良似乎占了上风。

转机出现在“探皇陵”一折。七天七夜之后，杨波秘密调兵入京“保护皇陵”。徐彦昭先行一步到达，正在灵堂祈祷先王斧英灵“保佑着杨家将及早回头”(说明调兵行动是徐、杨共谋的)，见杨领兵到来喜出望外。二人决定再次入宫进谏。这一折剧情看似平淡无奇，细品却大有机趣。皇陵是皇家的标志性建筑，是正统皇权的象征。徐、杨打出“保护皇陵”的旗号，就占据了“道义”高地，也为他们私自调兵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二人拥兵在手，以实力做后盾，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他们倾斜了。

果然，待到“二进宫”一折，斗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李良封锁昭阳院，篡位野心暴露。李艳妃察觉到乃父果真“想篡龙楼”，悔恨交加。徐、杨的到来如救兵天降，她急于向他们哭诉“朝中不得安歇”。徐、杨二人却“以退为进”，揣着明白装糊涂，说有什么大事“你就该请太师父女们商量”。李艳妃不得不说实话，“大师爷心肠如同王莽，他要夺我皇儿锦绣家邦”。李艳妃这句话不仅为徐、杨二人平了反，而且为这场斗争定了性，使徐、杨在“道义”上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这还不够，徐、杨还要再逼她进一步。她要以国事相托，徐以“年迈”为由推托，杨不但不接保国重担，连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的差使也要“撂挑子”，直到把她逼到退无可退，以致怀抱太子下跪，“二卿不返国来掌，哀家跪死在昭阳”，徐、杨才表明态度，果断出手，剪除权奸李良，取得了保国斗争的最终胜利。

观众爱看《大探二》这出戏，首先是因为它表现手法独特。试想这样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但这出戏没有刻意去讲故事，而是更注重展现京剧唱腔艺术的魅力。为此，全剧才设计编排了那么多美轮美奂的唱段，“二进宫”一折中才有一人坐着，二人站着，三人一递一句“咬”着唱的场面，可让观众过足“听戏瘾”。“待要听二进宫”，可谓一语道中该剧精髓所在。其次是观众喜欢剧中徐彦昭、杨波这两个鲜明生动的物象人物。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都是国家蛀虫，犹今之所谓“大老虎”者，穷奢极欲、无法无天、害国害民，让人切齿痛恨。观众乐于看到有徐、杨这样的忠贞之士挺身而出揭露他们、斗倒他们。而要斗倒这样的大贪巨奸，不仅需要正义和勇气，也需要策略和智慧。徐彦昭、杨波正是具备这些品格和能力的人，因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敬重。

(本文作者著有《京剧优秀剧目欣赏》一书)